

汉学大系
朱存明 主编

汉画像胡人图像研究

朱海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汉学大系
朱存明 主编

汉画像胡人图像研究

朱浒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画像胡人图像研究 / 朱浒著. —北京：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7
（汉学大系丛书）
ISBN 978-7-108-05819-5

I . ①汉… II . ①朱… III . ①画像石—研究—中国—
汉代 IV . ①K879.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0859 号

责任编辑 罗 康 王婧娅
封面设计 张 婷
责任印刷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16 印张 26
字 数 371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汉学大系》学术委员会

学术委员会主任：傅 刚

学术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 键 左东岭 朱青生 汪小洋
刘玉才 刘跃进 赵化成 赵宪章
周绚隆 党圣元 高建平 常绍民
傅 刚 詹福瑞 锺宗宪 魏崇新

《汉学大系》编辑委员会

编辑委员会主任：曹新平

副主任：任 平 徐放鸣 华桂宏

编辑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健 冯其谱 任 平 朱存明
岑 红 张文德 郑元林 赵明奇
徐放鸣 顾明亮 曹新平 黄德志

主编

朱存明

副主编

王 健 赵明奇

执行编辑

方 艳 王怀义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

“《汉学大系》编纂及海外传播研究（14ZDB029）”成果

《汉学大系》总序

世界总是在不断地变化。历史上，有些文明消失了，有些文明则不断壮大，以至于形成现代世界的格局。进入 21 世纪，世界格局面临一个新的调整，美国人塞缪尔·亨廷顿写《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认为不同文明的冲突将导致未来社会的对抗。这个观点值得警惕，也值得研究。做好中国自己的事，勇敢面对挑战是我们面临的任务。

中国文明发展了几千年，历史上曾经有过自己的辉煌，但是清朝后期，由于没有科学民主的现代理念，曾经落后挨打，令多少志士仁人痛心疾首。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个甲子年的现代发展，中国又迎来了一个快速崛起的历史新时期。

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发展，一方面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要不断回溯历史，在历史的记忆中寻求民族之根。当今世界的寻根与怀旧实际上都有现实的基础，它是民族凝聚力的根源。在回溯历史的新的阐释中，一个新的历史轴心期即将来临。

我们编纂《汉学大系》丛书就是为了探求中华文化的历史起源、学术源流、基因谱系、思维模式、道德价值等，为实现中华文化的历史复兴奠定基础。

“汉学”，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因时间与空间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究其变化之因，皆由对“汉”字的理解与运用不同所致。“汉”字既可指汉代，也可指汉族，还可以作为中华民族的代称。“汉文化”可以指两汉文化，也

可以指代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汉学”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内涵：可以指两汉的学术文化，可以指清代的汉学流派，也可以指中国及海外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具体来看，汉学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佚等，引证取材多集于两汉。“汉学”一词在南宋就已出现，专指两汉时期的学术思想。清朝汉学有复兴之势，江藩著《汉学师承记》，自居为汉学宗传。汉学又称“朴学”，意为朴质之学。“朴学”重考据，推崇汉儒朴实学风，反对宋儒空谈义理。现代“汉学”或称作“中国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或称“海外汉学”，是国外的学者对有关中国的方方面面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出清代汉学的复兴是对当时理学思潮的反动，其学术动力来源于复汉学之古；钱穆在《清儒学案》中认为，汉学的兴起是继承与发展传统的结果；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等著作中认为，清代汉学思想的发展动力是“早期启蒙思想”。

在国外，汉学的经典名称为“汉学”（Sinology），有的称为“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汉学”（Sinology）或“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是国外研究中国的学术总称，具有跨学科、跨文化的特征，反映着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变化及学术发展趋势。

在西方，主要是欧洲，严格意义上的汉学研究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这一学科的形成，表明了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从汉学的发展历史和研究成果看，其研究对象不仅仅是中国汉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更是包括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国。由于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而且汉学最初发轫于汉语言领域，因而学术界一直将汉学的名称沿用下来。汉学只是一个命名方式，丝毫没有轻视中国其他民族的意思。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海外汉学已经形成三大地域：美国汉学、欧洲汉学、东亚汉学。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国内外汉学的研究又形成了一个热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学术界需要发出自己的呼声。海外汉学

与中国本土学术进行跨文化对话，才能洞悉中国文化的深层奥秘；中国学人向世界敞开自己，才能进一步激活古老的传统和思想的底蕴。

因此，汉学是继承先秦诸子文化在汉代统一性国家建立基础上形成的中华民族的学术。“汉学”的研究重心是以中华民族统一性的价值观为主体，以汉语言为基础，以汉字为符号载体的文化共同体。汉文化是融合了不同民族、不同区域文化而形成的一个文化统一体。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这个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与价值体系。“汉学”作为中国传统学术流派的称谓，常常与“国学”“经学”相混，也有人赋予“汉学”以新内涵，将国内的中国学研究也称为“汉学”，这可以称之为“新汉学”。汉民族是历史上多民族长期交流融合的结果，历史上形成的汉语、汉字及其独特的汉文化对中国文明以至世界文明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汉学就是对建立在汉语、汉字、汉文化基础之上的中华民族的学术传统的学理性探讨。

中华文化在历史上就对世界产生过影响，中外文化交流一直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16世纪以来，中华文化进一步引起西方的注意，西方汉学研究也随之兴起。西方人对于汉学的研究是基于他们的文化立场的，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也有一些误读。目前，时代赋予了我们新的历史使命，本课题就是基于目前中国的现实需要对中国“汉学”学术内涵进行的基础研究。

由于历史原因，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汉学在国外得到研究，国内研究反而滞后，国内外有些研究机构把汉学的概念仅仅看成外国人对中国学的研究，这无疑缩小了汉学的视域。西方有些国家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正在通过各种渠道争夺中国的学术资源。今天我们有责任对民族文化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打下坚实的话语基础。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基础，保护民族文化基因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

《汉学大系》的编纂旨在促进汉学的历史回归，既是对汉学内涵的理论建构，也是对汉文化研究成果的学术汇编；既是对“国学”基因谱系的深度描述与重新阐释，也是对国外汉学研究历史的重新定位，更是在新的历

史形势下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进行的一次新发掘。

目前中国的发展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过去我们大量翻译了西方的学术著作，促进了中国对国外的了解，也给新中国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但是长期以来，由于革命的需要，我们对传统文化否定、破坏的多，肯定、继承的少，中国传统学术在西学的影响下逐渐式微。现在中国面临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就像西方的文艺复兴时代回归古希腊罗马文明一样，中国新的历史复兴将在恢复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指向科学民主繁荣昌盛的未来。

《汉学大系》是汉文化研究学术成果的集约创新，既是对“汉学”内容的确定，又是对“汉学”内容的研究。既有深入的学术探讨，又有普泛性的知识体系，既有现代的学科划分与学术视野，又有现代的学术理念与学术规范。编者希冀恢复汉代经学的原典传统，并对经典进行现代的阐释，从经学原著中深入挖掘对现代社会普遍有效的思想资源，明确中国汉学的智慧传统，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寻找历史的深度。以汉代汉学为正统，以清代朴学与海外汉学为两翼，深入探讨汉文化之源。

丛书对汉学的内涵进行发掘、整理、探讨，力求做到汉学历史的考据与研究同步进行，经典阐释与主题研究并重，历史的考据与新出土文物互证，古典文献与出土简牍对读。以汉代的现实生活与原典为基础，兼及汉代以后的发展，参以国外汉学的不同阐释，通过比较来探讨汉学的真正内涵，寻求中华文化的话语模式，进而形成自己的话语权。发掘中国的智慧，促进新观念的变革，促进社会进步，实现大同世界的美梦。

朱存明

2014年7月8日

自序

两汉时期的画像石、画像砖、壁画乃至陶俑等汉画资料中，存在大量的胡人图像，而胡人图像与早期中外文化交流、佛教东传以及汉代多元文化的形成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汉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帝国，与西方的罗马帝国、中亚的贵霜帝国、西亚的安息帝国并称世界四大帝国。汉廷开疆拓土，初步奠定了中国现在的疆域。汉武帝独尊儒术，奠定了两千年来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佛教和道教也是在汉代相继出现，并与儒家合流构成中国文化的主流。还是在汉代，中国人第一次打开了西边的大门，发现了一个崭新的异域世界。就美术而言，汉代美术从域外吸收养分为己所用，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汉美术一扫先秦美术的多重地域性差异，呈现出一种强势的、海纳百川的精神，为后世美术之发展定下了基调。汉代虽然距今已经两千余年，但汉人“事死如生”的厚葬制度使得我们在今日仍然可以在大量的汉墓遗物中一睹汉代美术的真容，并将其利用为学术研究的绝佳素材。相较于汉墓壁画，以画像石、画像砖为代表的汉画像是一个存世数更大、内容更丰富、思想更深邃的汉代艺术形式。巫鸿指出：“中国墓葬传统不但锻造出了一套独特的视觉词汇和形象思维方式，同时也发展出一套与本土宗教、伦理，特别是和中国人生死观和孝道思想息息相关的概念系统。”这些墓葬美术成为揭示汉代文化、宗教和观念上悬疑的钥匙。

汉代是汉民族意识开始形成的时代。民族是“具有客观条件，因而发

生共同（对外即可称为特异）的文化；因此发生民族意识，由此意识而相团结的集团”^[1]。《公羊传·成公十五年》有“内诸夏而外夷狄”一说，这里“诸夏”和“夷狄”代表了先人对民族问题的看法。华夏族从黄河流域滥觞，经过数千年之疆域拓展、战争、怀柔、同化、兼并与融合，逐渐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在美术史中，民族问题同样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美术方面的交流和融合作为文化交融的一部分，同科学技术、物质文化一样，伴随着古代交通的发展遍及欧亚大陆的诸多角落，并被不同的民族加以选择、吸收和改造，各自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因此，对古代艺术史的研究，离不开对历史、民族、文化交流的深入剖析和理解。

在汉代史籍为我们描绘的世界中，活跃在中国北方与西北边境的胡人是十分特殊而重要的。对汉人而言，胡人是接触频繁的域外人，改变了汉人生活的诸多方面，进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从早年的胡汉战争，到后来丝路开通之后胡汉之间大量的贸易，汉帝国在与胡人的斗争和交往中明确了本民族的疆域范围和文化特征。同时，汉代艺术中的新鲜血液，也来源于往返在丝绸之路上的汉人探险家和胡人承载的文化因子。孙机先生在《中国圣火》一书中论及域外相关的图案纹饰时说：“很难想象，一种古代纹饰会脱离开所装饰的器物，天马行空式地在各大洲之间迁徙。”同样，脱离了胡人在汉地的生活、繁衍和在丝路上的穿梭往来，很难想象，是否存在一个纯粹而孤立的汉代艺术，在独立的汉民族中流传；脱离了这些异域人的艰辛弘法，佛教也不可能在中国落地生根。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人携带的外来文化因子是构成汉文化兼容并包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汉人对异域文化的吸收和改造。

根据汉代史书的记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情境中，胡人的身份并不相同。有时，他们是威胁帝国安全的外族——匈奴，时时南下掠夺财富和人口，是汉朝边境上的不稳定因素，是汉帝国所面临的最大劲敌。这种带有浓郁政治寓意的题材构成了著名的“胡汉战争图”：头戴尖顶

[1] 吕思勉：《中华民族源流史》，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帽的胡人骑兵奔跑在崇山峻岭之间，战马嘶鸣，纷至沓来。有时，他们作为远道而来的使臣，向皇帝进献独特的物产，或者成为“质子”，为完成本国的政治使命而奔波。有时，他们抛家弃子，在经济利益的趋使下携带大量的商品游走于丝路沙海，成为充当中西方贸易桥梁的“贾胡”。有时，他们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在中华大地上四处游历、建造寺庙、“设像行道”，成为早期的佛教传播者。他们的不同际遇，为我们呈现出汉代胡人多样化的面貌，也成为汉代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成为汉王朝与世界联系的纽带。在这凝固于石上或砖上的图像中，胡人呈现的面貌比史书的记载更为直观而真实。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流寓汉地的胡人的另一种宿命。他们中的一批人成为俘虏，或聚族内附，或成为为汉朝官吏服务的奴仆。有些胡人被征召入伍，“胡骑”与“越骑”并称，成为“七校”之一，是守卫帝国秩序和安全的一支力量。有些胡人因为擅长乐舞百戏，成为职业的乐师或舞者，见诸《汉书》的就有“《巴俞》都卢、海中《矜持》、漫衍鱼龙”等多种。有些胡人则牵着骆驼，骑着大象，从远方而来。这些内容在汉画像中都有反映。

他们极为夸张的深目高鼻的容貌，披发、左衽以及头戴尖顶帽等形象、服饰特征，被汉代石工归纳出来并加以艺术表现，呈现出了与汉人迥异的形象。有些胡人甚至成为西方的使者，成为汉人心中仙界的主角。胡人骑在代表祥瑞的麒麟身上，在神树下接受礼拜。汉画像中的胡人形象，已经超越了世俗，走进汉人的信仰深处，凝成永恒的墓葬艺术的一部分，成为佛教初传中国时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后汉书·五行志》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这些塑造了精彩胡人艺术形象的普通石工可知晓，他们同这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一样，曾引领了这个时代的时尚风潮。

汉画像中的胡人形象问题，是解读汉代艺术中关于历史、种族和异域想象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笔者思考许久的“汉代艺术与域外的关系”这个大命题中的一部分。

首先，汉画像胡人图像的“历史真实”，是张骞凿空西域以来中国人对“我者”和“他者”认知方式之大转折。这些历史细节，隐藏在每块汉画像石、汉画像砖的具体图像中，表现出汉代工匠、艺术家对胡人形象的真实塑造。

其次，汉人对胡人的“异域想象”，是汉代知识分子和庶民对汉画像胡人图像的“认知方式”的基础。

在西方，对欧亚大陆北部游牧民族和中亚古文明的研究是一门显学，普林斯顿高研院狄宇宙（Nicola Di Cosmo）教授在《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一书中认为，“古代中国和草原游牧民族的对抗关系”，是“整个中国历史研究的最大课题之一”。汉民族对抗野蛮人（The Barbarians）的过程，也是自身明确国家之疆域、文化之差异，增强其心理和生理自卫能力的过程。通过对汉代图像遗存的分析和诠释，能够揭示汉民族对待异民族的态度。这种态度，往往是建立在汉人的“异域想象”基础之上的。

汉民族在发展中形成了一种“五服”观念，即侯服、甸服、绥服、要服和荒服。正如《剑桥中国秦汉史》指出的那样，远古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是经过创造性的想象和在五行思想的影响下，使实际的中国世界秩序理想化”。在汉人的心中，胡人所处的位置属于荒服，隶属化外之境。虽然张骞等人对西域地理人文的汇报十分细致，但从《汉书·西域传》中“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尝见”含糊其词的描绘中，我们完全可以体味到汉代百姓在形成西王母崇拜的风潮之时，很难理解荒服之外的人文地理。《山海经·大荒西经》载：“西有王母之山，壑山，海山。有沃之国，沃民是处，沃之野，凤鸟之卵是食，甘露是饮……鸾鸟自歌，凤鸟自舞。”这些“沃民”，是否就是对胡人遥远故乡的追忆？

从西王母信仰到早期的佛陀信仰，胡人传播来的外来神祇根植于汉人对异域的无垠想象之中。胡人无意间扮演了从“荒服”而来的异域角色。虽然从前四史、《高僧传》等文本中可找到很多胡人在汉地活动的例证，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胡人更具有有一种遥远未知的“程式化”和“想象”的因素。

因此，只有充分理解汉人对胡人“格套”化的异域想象，才能了解存在于汉人灵魂深处的遥远异邦。这同汉人对死后世界、对来生的理解休戚相关。在此基础上，我们方可厘清胡人是如何从世俗真实存在的“荒服”人物，实现身份的跃变，成为围绕在从西王母到佛陀身边的仙人侍者的。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两汉时期交织在真实与想象之中的胡人，在不足百年之后，竟变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势力与军事力量，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中州士女在永嘉南渡之时可曾想到，仙境中的胡人终究是虚幻的，而祖先的光荣与梦想，却永凝在汉画像石上。

是为序。

目录

第一章

001	汉画像胡人图像的出现
002	第一节 先秦艺术中的种族表现
013	第二节 汉代胡人的构成和称谓
022	第三节 胡人在汉地的活动和影响

第二章

031	汉画像胡人图像分区研究
032	第一节 山东地区汉画像中的胡人图像
089	第二节 苏北、皖北、浙江地区汉画像中的胡人图像
112	第三节 河南、陕北、山西地区汉画像中的胡人图像
135	第四节 四川、重庆地区汉画像中的胡人图像

第三章

143	汉画像中胡人的外貌和族属
144	第一节 胡人的容貌

165	第二节 胡人的装束
186	第三节 胡人的族属

第四章

203	汉画像胡人图像的分类研究
204	第一节 战争中的胡人
225	第二节 流寓汉地的胡人
255	第三节 仙境中的胡人
275	第四节 特定风俗下的胡人

第五章

305	汉画像胡人图像与佛教的关系
306	第一节 “胡人—大象” 模式
331	第二节 “胡人礼佛” 模式

365	结论
-----	----

373	参考文献
-----	------

385	图版说明
-----	------

399	后记
-----	----

图像传承一个民族古老的记忆，同时也弥补了文字记载的不足。早期图像材料往往依附于考古学发现。人们最早发现汉画像中的胡人图像，就得益于图像和文字的“互文”关系，如山东长清孝堂山汉画的“胡王”榜题。到目前为止，明确胡人身份的榜题已经发现六例，可辨识胡人图像的汉画像则已超过二百幅。

任何一个外来文化被另一文化所接纳，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传统文化的保守力和新鲜血液的冲击力在其中交织、组合和变化。中国艺术中出现的外族图像，并非两汉所专有。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主体是汉人。“汉人”这一概念是在两汉时代形成的，其发源中心地带是中原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原中心主义者把其他地域的人称为外族。中国艺术对外族人的艺术表现，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先秦中国人对域外地理不甚了解，在“华夏中心说”的驱使下，对域外风物大多漠不关心，统以“蛮夷”视之。先秦艺术中的人物形象，往往流于神秘化，主要附着在青铜器上，写实性作品不多。因此先秦艺术中所表现的外族形象并不多见，而对其种族的判定也是很困难的。

毋庸置疑的是，汉画像中胡人图像的出现，明显受到先秦制像传统和观念的影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先秦艺术中的外族形象对汉代胡人形象的塑造究竟有什么样的潜在影响。

两汉延续了四百余年，在此期间“胡人”的概念并非一成不变。这对我们在时间坐标上理解汉画像中胡人形象的演变有着重要的意义。这四百年间，我国遥远的北方和西北疆域发生了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胡人的活动在影响汉王朝重大决策的同时，对汉代皇室和民间产生了一系列的文化影响。秦汉美术与西方之关系较为复杂，胡人在艺术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胡人为汉代艺术带来了新鲜血液，为汉代工匠带来了创作灵感。这能激发我们更好地理解汉代艺术的“开放性”特点。

第一节 先秦艺术中的种族表现

先秦尚未出现“汉”之称谓，而以“华夏”“诸夏”称之。“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周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1]孔颖达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2]考三代勃兴之地，夏人起于山西，商人兴于河南，周人发于陕西，而神州大地的其余空间被不同的民族分而占据。《礼记·王制》云：

东方曰夷，被（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3]

在先人眼中，围绕在华夏四周的蛮夷、戎狄是“被发文身”“衣羽毛穴居”的野蛮之人。拥有“服章之美”和“礼仪之大”的华夏族不断将文明传播到各处。

傅斯年先生曾作《夷夏东西说》，认为三代及三代以前，中国文化之起源，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

[1]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5页。

[2]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48页。

[3]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38页。